

T 3188/0.83

11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湖南通志卷之一百五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十六

記九

本朝

岳州府重修學宮記

熊伯龍

岳郡古麋子國學宮興廢寔不可考粵稽漢鍾離意  
修黌校有甕藏座下掘之得玉璧七枚此先師之赫  
濯無往不在而於岳特神也天中李侯以冬官郎立  
朝蒞政所至有聲庚寅歲奉

命守岳甫下車謁廟潛然動茂草之悲是時萑苻未靖悍  
帥健兒蹂躪其間廟貌頽折榱桷傾倚罌罍枵鐘



簞敝篋蕩然罔存侯撫膺曰是予之責也夫廼鳩工  
儻材陶人梓人咸召集驚鴻而聽其經營焉予知侯  
之有功於聖門也殫厥心矣聖殿歷經陽九雉雠鼎  
燕巢幕侯革故構新工半於創設龕作考爰施丹雘  
徐用堊飾令觀聖域賢關者咸過廟思敬焉殿之左  
个右个東西建兩廡廣十丈博攷載籍譜先師先賢  
姓字鐫序位次二仲配享侯每政暇進諸生問業問  
一一指示謂某也立德某也立功某也著書立說藏  
之名山傳之故府皆發明誠正修齊仁義之旨儼如  
杏壇同堂先後一揆去殿數武乃作戟門遵其舊制  
如翬斯飛螯飾聿新左右創名宦鄉賢兩祠書爵系

氏尸祝不衰俾後之鍾此地靈撫茲民社者有不感  
於美斯愛愛斯傳乎邇迤而下蠹亘百尺階陞甃砌  
乃作櫺星門櫺星磊磊墻高數仞掖垣森立侯每因  
材篤物手植桃李穠矣續紛蓋隱示不言成蹊之意  
而岳人士敬比於甘棠之遺且彝倫舊講地一經改  
構坊表巋然侯適館授餐五典攸明五倫攸敘濟濟  
蹒蹒考鐘擊鼓而孝弟之義油然而生是役也肇於  
辛卯數月而厥工告成匠趨子來貲捐已橐不特無  
闕正供而贖刑而募檄咸未有也是歲應運而傾鄉  
薦登進士者闔郡之中有七人焉侯之功顧不偉歟  
億萬斯年仰見澤宮巍煥人文蔚起大經講於斯大



倫明於斯他日稗史或有書之者予又何述焉侯諱星若號粲辰中原寧陵人時順治十一年甲子孟春

赤寶山記

向文煥 黔陽人

自黔江渡南岸循江而下數百步得梅花徑去徑碧梯數武怪石怒起若獅象搏立為梅花塢緣徑附石盡梅花徑上數百尺為第一峰俯江峭削晚菘桃杏芙蓉海棠芳草梨花皆緣壁下上上稍平則紫竹黃柑菌桂栝栢之屬參差秀鬱踰坂數折為螺山蘼蕪蔭翳頂如青螺稍紆之為帝宮廢址蒼烟杳靄有黯淡色緣徑行得斗山狀如覆斗又西與金斗相望山後為平臺自第一峰徑路峻折至此氣象稍舒側下略東為翠雲坪為翠雲峰修竹美箭空

翠森秀而斷雲棲之其下深窈杳冥為琴澗澗水曲出達於江聲泠泠然可聽由翠雲坪渡楓香嶺青楓烏柏疎落可數細草雜樹皆能花蛺蝶而登得小徑藤蘿覆結如亭亭之名曰翠薇其下多薇蕨青翠可茹稍曲而東折而西上紆餘千尺天風冥冥始達白雲峰也峰勢峻絕眾鳥飛鳴其下俯視白雲去來空際上平舒可五六尺其前如盤谷窈窕盤紆樹色青葱昔有鶴巢其顛時時引眾子廻翔其上背負大壑深可二千尺下多良田美樹壑中時作江濤聲渡危嶺而西稍低為香藤峰古藤覆徑花時能香也為蘿月峰夜月蘿逕疎疎也又西跌為嵐峰芳草薜蘿烟嵐疊翠也又西折則境絕矣自嵐峰鶻落而東曰廻峰謂



香藤蘿月嵐峰皆迤邐而西此獨東也與第一峰近若接襟帶回望白雲峰恍然天際自白雲峰東下逶迤而北爲峰五日觀瀾峰東觀獅水洄瀾千折也曰芙蓉峰峰勢秀如芙蓉也疊前而奔曰待月峰曰先月峰北臨大江而東則月先之前旣得月而次則略待之間四峰而低其中曰乳峰峰微起如乳也五峰都無樹木惟芳草鮮美耳山之峰十二得小山二徑一塢一廢址一臺一坪一澗一嶺一亭一谷一大壑一而十二峯之勝唯白雲頗其要焉勢爲之也山之勝宜春夏幽芳繁陰杜宇黃鸝也宜秋紅葉瀟瀟白實離離也又宜冬梅花畹蕖刻露清芳也登山而遊宜雪又宜月雪則極目千里乾坤一氣月則四顧寂寥萬山盡碧長空無垠江流有聲也二者月較幽山勢儼然面城郭邑侯霍邱張公愛其氣嚴而體舒增植花卉爲堂於署之西偏望之名其堂曰望山云

游蟠龍山記

己酉暮秋向子亦菴將游蟠龍與廖子長公黃子子鉉向子復旦吉水歐陽孝先出安遠門始命舟王子武臣從後至遂與諸游人會於岸次旣登舟自漣水渡龍陽洲溯渠江舟行步步望山甕城緣岸竅石嵌空水激有聲乃涉淺瀨達岸舍舟穿徑入平疇數百畝阡陌交通緣細路行數百步略不經意山盡山漸合壁皆赤色額曰天台進步緣溪行溪中一石截流而峙王子指曰石中空旁入可容數



人舍之不顧折而入渡石砌砌下隙處髣髴若水門王子  
曰是李灣潭先生渡仙橋水失故道橋遂堙石磴磷磷梯  
而上茅舍數椽籬外垂楊裊裊爲王子莊游人小憇出故  
道踰峻阪王子在前遙呼衆愕然乃從莊後出徑其前也  
諸游人岸噴躋磴道數百尺遙見石洞間薜蘿倒挂王子  
曰洞中有石牀壁間字皆篆籀荒徑雲封不可往遂不往  
渡危嶺小憇復梯磴數百尺杉松寒覆細磴曲折清涼沁  
人肌骨去真武殿僅咫尺路不欲卽至故紆以幻之諸游  
人憇樹下有頃蟻行歷曲磴一僧貌甚癯補衲石上橘柚  
離離遂造殿游人先後至小憇入後閣閣奉佛半在巖下  
氣陰森坐久淡人思慮石壁有詩點畫斷缺不可讀遂出

步檐石壁嶙峋百尋色赤甚仰見呂祖像立石龕龕架空  
垂壁外若將飛去游人欲上斗絕不可攀然必欲從他道  
窮之右壁鑄張容園先生詩讀畢渡危橋過補衲石左穿  
修竹巖下丹竈石牀王子曰明懷宗時宦者年七十祝髮  
坐石牀三年無履跡將亂辭去莫知所終出折下曲磴旁  
得石徑畧之傍林轉小徑路如帶細草青青復得磴道舍  
之取徑看泉泉之名曰杜香上多杜蘅芳草也掬飲寒香  
心骨泉旁細花紅白數點山半有岩湧出向空游六爭欲  
往王子止之返嚮所含磴道躡而登不盡百級而憇人各  
據一磴有頃陟嶺嶺窮磴亦窮西瞰金斗山若在足底潭  
水淵然可掬南遶山後或降或升遂至絕頂一石如車輪



苔蘚斑駁去山根萬尺目眩心悸孝先立石上瞰之無論  
城闔煙火千家大角紫霄皆在指顧兩江水如白氣一縷  
近頰阡陌屋舍儼然身在秋色中萬山爭以秋色獻頂之  
雲自谷中出微風蕩之片片飄忽樹間向子歡然曰秋山  
宜淡霜林黃葉正須白雲點綴乃返磴窮處諸子盟曰必  
踞蟠龍岩始快遂踴躍披榛往踰小峰草樹蒼鬱松徑滑  
履不能著搜奇良苦矣乃猿引穿松徑入石坂荒寂有龕  
垂垂將墜王子曰是嚮所仰呂祖像也衆喜甚出不意乃  
大呼噪逼前下瞰心魂肅肅昔亭其上今破瓦斷椽無存  
者游人憑吊久之去數武遂得蟠龍岩石龍蜿蜒有鏡鑿  
痕上有亭亦廢至此游人意頗足向子曰向所畧石徑當

一往以了此游諸子許之於是返石徑臨壑谷危甚蟻而  
渡足所著處目卽注之竇間積泉落葉如游魚屏息不得  
轉眸旣渡得平山上可結茅齋數楹隙處多香餌草香特  
異復旦拔數百本命從大肩之再返佛閣足與心目俱勞  
遂命觴久之謀歸便覓向路王子邀入莊設雞黍蔬果雜  
陳廖子縱飲諸子懼舟危飲不欲多辭出返山口牧童四  
五折樹枝成屋拾敗葉以代陶瓦至江岸將暝乃返棹渠  
水流急向所望巖石目不暇接徐棹入澗水回望山際暝  
色黯淡不能辨是日意各有餘黃子訂再游許之

湘陰修明倫堂記

湘陰  
縣令唐懋淳

勝國之學不一其地夏商周之學不一其名而厥義則一



之於明倫蓋倫者人之所同道里之遠近不得而間之時代之先後不得而隔之故從其同而該言之余以爲明倫於國學易明倫於鄉學難明倫於三代前之學易明倫於三代後之學難國學則天子身自爲師尚親尚齒環橋而觀靡然嚮風故其明之也易鄉學則釋耒橫經輟耕講藝力田之撲雕於城闕孝弟之行薄於佻達所以難也三代之前上無異教下無異學民之視倫如布帛菽粟不待別白而後知如耳目見聞不待告語而後從事三代之後國異教家殊俗耨鋤箕帚動乖至性德色諄語安爲固然所以難易頓殊也然有不畏其難者文翁明之於蜀矣程明道明之於晉城矣陳襄明之於仙居胡瑗明之於湖州蘇

州矣蓋教之者不以難明之故而聽人之自明學之者不以難明之故而自棄於不明則亦何鄉國之異地古今之異時哉予入湘謁學見殿廡圯甚鳩工新之而明倫舊址尚沉瓦礫有志未逮也掌教徐先生喟然念之循博士弟子經營荒度予悉索薄俸佐其不逮閱月底績先生爲文以志其事諸士復請記於予予讀先生記序虞廷敬敷之訓闡三代肇修之旨括漢唐宋明廣厲之文其詞質其義博雖濂洛復生無以易也無已取湘之表正人倫者爲諸士一質言之三閭之志潔行芳爭光日月可謂忠矣而於高陽苗裔皇考伯庸推本所生而痛言之蓋忠孝之美備於斯焉厥後湘之以忠著者曰忠靖曰忠節以孝著者曰



孫圓曰邵敏忠靖邵敏處臣子之常者也忠節孫圓處臣子之變者也當其常而父樂得以爲子君樂得以爲臣純臣純孝使人美而傳之當其變則耻失其君悼喪其親死忠死孝使人壯而慕之此雖其性情然哉而常變不失厥有學問未可誣也諸士欲明君臣之倫當於忠靖忠節求之欲明父子之倫當於孫圓邵敏求之欲明君父之同恩臣子之同分忠孝之同性當於三間之言求之無俟捧天經而諮孝執前史而考忠也雖然此猶遠言之徐先生經明行修人倫師表天下之所稱爲真孝廉者身教立矣以身爲教如景表之相隨不肅而成不戒而孚遊其門親其訓議其行將忠靖忠節繼起於朝右孫圓邵敏踵接於子舍也何憂倫之難明也哉予之記斯堂也如此若其徵工庀材經始落成徐記備矣故概畧之云

君山七先生祠堂記

李嘗之

平江人

湯陰至性人也觀其歆享周同得古人師友之義君山其用武地也容城與物無競臨事有爲一言而福被蒼生君山其登臨處也南城山陰理學名臣流連君山而不能去殆有夙根者歟江袁矯開元之濫觴如張楚一呼豪傑響應當時待文王而後興者何其無特操也雖戲題君山增綺語業然廣莊一書堪與人天爲師至爲諸孫留一日於易簣之際又豈尋常男子耶武彝黃冠歸故鄉襄陽緇服遊名嶽皆信宿君山賦詩而去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矣北



海連公曰是皆可祠於君山者也於是捐金庀材築石於  
梵宇之右背軒轅臺面朗吟亭雖四山如玦不見全湖而  
前山斷處微露烟波一片祠前疎籬曲徑果樹蔬畦俱可  
人意予因徧觀山中亭臺雖屬古各賢經營殊皆草草不  
及此祠耳祠成置木主大書湯陰岳先生鵬舉容城劉先  
生時雍山陰張先生陽和公安袁先生中郎南城羅先生  
近谿襄陽嚴先生橋園武彝李先生磊英神主五十一字  
奉祀其中榜其門曰七先生祠蓋康熙六年仲春事也五  
視居士曰予猶及見嚴襄陽李武彝兩先生其餘則予私  
淑諸人耳夫所貴乎天下才者爲其能救時也容城庶幾  
已湯陰非天下才乎而不克立功於外非才之罪也殆有

命焉孔子志在安懷而忽及友信蓋深見夫口惠之鮮實  
也彼徐渭之在井中也人或下石焉山陰獨力出之非信  
友乎近谿生活沽玉之秋而作漆雕未信之想公安片言折  
獄而以投幘爲解脫所謂急流勇退者非耶假設七先生  
生同時仕同朝容城爲相湯陰爲將公安爲司寇襄陽典  
樞密山陰武彝知制誥南城爲諫議大夫其有益於人國  
無足疑者而惜乎時地之參差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  
也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况於親炙乎君子之至於斯也必  
有聞七先生之風而興起者矣然不如親炙之爲愈夫天  
下大矣賢人至衆高山大川間安知無七先生其人乎連  
公諱應鄭號海涯山東青州人由進士任岳郡推官建祠



時方攝守事也

游鉅錡潭記

永州許虬知府

永州府城西南行三里許一水開如鏡幽折而仄有巨石色如鰲鑿鉅錡潭三字如斗大柳河東先生所製也鉅錡之名其所創也崖傍有詩字畫剥落隱存癸酉二字剔薛徘徊間遇里老劉國良前白能記此詩常聞南郭智未識此山愚試問溪中水潺潺卽自如係河東親筆審然信手拈句不拘韻脚耶勒於唐時之癸酉無疑潭水來自竹塘一帶以泉爲源經過鉅錡稍流卽會愚溪從愚溪橋下搖曳趨湘口汪洋而西北其出路也潭如委帶束峽依崖當春夏泉溢之時又逢積雨石與潭俱沒尋之不復見久之

水落但見粼粼石子可濯可涉所異者城闔在望境屬共由臨潭竚足仰睇天光俯瞰絕壑自覺悠然引勝無復人間之想此鉅錡潭之自成其鉅錡也非河東誰能選勝及此留與千載共之耶登臨至便無事遠游永日盤桓可以不倦卷而懷之山水真性情中物而此潭殆不虛設矣癸亥之冬遊覽興感因和崖石上詩而更其末韻一曲全幽勝愚溪石不愚命名成奧義先哲會心殊聊爲記潭更以勸遊

鏡石記

楊柱朝臨湘人

白湘泝流而上十五里許有石焉日暉落磯壁立江心高可十丈其小者不可數計蜿蜒磅礴亂流而渡其特立者



日鏡石嚮東一隅有光瑩然色如漆器物凡江天飛鳥雲霞出沒之狀兩岸草木以及人之衣履鬚眉靡不畢照石雖高而所謂瑩然者廣僅數尺高倍之予昔年曾與方子仲美艤小舟於石上盤桓彌留維時水落石出天空江曠對之如披畫圖好事者或鑿片石携以歸置之案頭則生氣索然無復向之所謂瑩然者信乎山川靈異之氣有所挾以成譬如人之一身靈於內者爲心靈於外者爲眼其餘皆血肉皮膚耳心不可見而精神全注之於眼斯石殆山川之眼歟春夏之交九水與洞庭合而下注石能以身敵之故其流怒甚湍激澎湃之聲聞數里外舟行不可嚮邇長年比於灩澦之險過者不敢遊水涸則不及遊二者

交戰而石之受知於人者鮮矣嗟乎山川固有遇不遇哉

仙梅記

岳陽樓之擅名非僅以其樓也湖山形勝秀甲寰區耳勝國崇禎辛未歲樓不戒於火郡守戴公司李陶公侶議重修忽於樓之址得石一片上有畫梅一枝色如緝墨其枝幹隆然而起望之高出於石宛若人工鏤就者及以手摩之則潤滑如砥了無痕迹梅與石無辨也咸以仙梅呼之因置諸樓之左畔而亭以覆焉今樓雖燬而此石尚存夫荒唐之說儒者不道而事之信而可徵者雖聖人不絕於書竊嘗思之莫頑於石而梅之隆然以起者似有精氣存乎其中則頑也而靈矣莫靜於石而梅之刻畫畢肖者似



有筆墨點染而成則靜也而動矣以一石之微而動靜之機靈頑之理皆具焉予故特爲紀之

黃柳堤橋記

唐待徵 武陵人

石公廟橋之修予既作記以表其功矣而黃柳一堤僅距半里每見鯨波甫漲蟻穴頓傾裊裊綠楊之蔭徒積隴頭哀哀白馬之沉誰廬岸側土人由是詣吾家竹隱祇園以其事白予姑母老人乞成此舉蓋以老人者年登八十當其礪節龍門有柏舟自矢之概卽今法證空王具慈航普渡之心老大果如所請出貲給之橋成反命老人大喜隨說偈曰有此雙虹接引勝於一葦飛渡任教撒手游行管甚東來西去予渡江往省偶聞此語不禁喟然歎曰經所

云現女人身而說法者不信然耶卽以其偈記之時康熙壬申重九後五日

洞庭源流記

李壽瀚

禹貢稱九江孔殷九江者洞庭也然九江各有其源澧江出自東別之沱始發源於岷山東流逕慈利澧州折而革容從富家磯下入湖湘江一曰瀟湘源出粵西從道州蜿蜒而下逕長沙湘陰一曰烝湘源出武岡之羅公山逕邵陽西折益陽與資水合從臨子口匯長沙瀟湘水并入洞庭沅江之水自黔而來者曰芷江其間奇巖異景不一而足過龍標而合會同之水所謂雄江者是也雄源出施司之諸葛洞逕靖州境有李太白古蹟猶存再折而洪江乃



與沅水合流又數百里合澱江焉澱江昔之浦水其源發於橋港從龍潭紆迴而出至江口之對旗山下合沅水同流不數十里又合錦江錦江名辰谿亦名沅水肇自銅仁澆涸盤曲逕麻陽而成龍門之澗下有龍窟其滙沅水則在丹山之右以瞿童煉丹於此故名沅水逕此復折而東下合瀘之澗江即古武溪馬援聞笛處也源出崇山衛所屬逕瀘溪入沅合流行至北河口又合酉水酉源自蜀出歷土司逕小酉之山世稱藏書遺蹟焉大抵沅湘二水實綜九江然湘以一江貫注入水沅自芷江而下次而雄江而澱江而錦江而澗江而酉江會而為一逕武陵龍陽從沙夾而入湖此洞庭九江之源流也

益陽十九賢祠記

益陽縣令 閻

益陽舊有五賢祠相傳創自元令李忠祀周三閻大夫屈原漢武鄉侯諸葛孔明宋邑令張乖崖秘閣修撰張南軒徽猷閣學士胡明仲有明增貴州提學僉事蔣道林曰六今儒學西偏僅存敗屋數椽木主俱失余歷縣一年有奇兼攝學事拜於祠重有感焉夫何古今興廢一祠亦不免且慨先哲之有可傳於茲者湮滅滋甚非所以示勸也乃從理學南軒明仲推之得宋知潭州真西山朱文公從屈原忠義推之得漢長沙太傅賈生盪寇將軍關雲長宋荆南安撫都總管岳鵬舉知潭州端明殿大學士李忠節如晉之長沙郡公陶士行長沙都督謝安石將從武侯及之



唐荆南節度使裴公度將由乖崖廣之唐潭州都督褚登善宋潭州通判唐子方時以亢直外遷蓋亦三閭之亞唐工部員外杜子美宋湖南安撫使辛稼軒則風雅之宗人能口述凡十有九人或官於斯客於斯遺蹤具在祀典可闕乎予以孔道一官當兵革之餘比歲不遑寧處如是者又經年家嚴適至拜荷恩封父性儉約冠帶悉戒勿備呼闔命之曰汝有十九賢祠之志盍移此往營之不足繼之以俸苟得附名碑陰之末視一人一身章服之美不旣多乎乃就龍洲書院故址曰龜臺山北面江流闢地於山之陽堂三楹不旬日成以思十數賢之風教當與此江俱永矣是爲記

益陽縣城隍廟記

城隍之名本乎周易城隍之祀不知所始長樂圖經有云漢御史周苛爲項羽所烹高祖卽位思其中忠烈令天下郡縣各附城隍立廟祀之則城隍之所從來者遠宋元封號不一至明與風雲雷雨山川合祭蓋境內之安危豐嗇貞淫理得主之其非無名之祀比也益之城隍廟明季燬於賊康熙三年常令略一治之重壞於吳逆之亂余以庚申冬十月來縣縣之官舍民居盡焚賊手獨是廟之大堂三楹後堂三楹二門三間依然無恙第門猶是也而無扉窓猶是也而無櫺屋宇猶是也而無垣墻風雨不蔽犬豕無禁齋宿之官下榻堂上甚非以肅廟貌也予三年於茲以



次及之以今視昔粗改觀矣更建一祠於二門西偏以安土地闢一齋室於川堂之別院以待齋宿者庶幾神人名得其所云外有可附載者縣昔多虎數入城予初至草牒驅之虎遂絕北有金牌冲農家雷五吳明玉以鬼作祟來告馬鞍坑徐應鍾亦以邪祟爲災愬乃再牒牒焚祟止歲甲子五月望日江水大漲輒溢入縣治階下民怖甚甫投牒水乍落五尺許若夫雨暘之際有禱必應神之爲靈赫濯若此其能主我境內之安危豐嗇貞淫理固不以神人間隔也吾願瞻拜之人對屋漏而不忘十目十手之指視則知善可爲不善不可爲矣夫豈等於越祀淫祠而蹈信鬼之譏也哉是爲記

益陽邨婦行孝記

進士陳雅琛

益陽人

有老人語余曰願聞邨婦之孝乎曰願聞之曰吾邨村之女年及笄而從夫夫農人也性復椎魯所以承堂上歡者惟婦其後姑櫻痼疾婦事之惟謹始終無違言焉余曰順矣孝何易言老人曰請道其詳其姑之櫻疾也持行俱廢由衣服飲食以至坐卧溲渤舉於人是資婦無一不竭厥力亦無一不盡厥心夏則奉之涼冬則奉之溫固陰沍寒一夜十餘起造姑寢而撫摩之察其衽褥帖然也而後卽安夫或詬其煩婦憮然曰老人多不能熟寐輾轉床第必至衽褥狼籍又不能自引手我不數趨視何以爲心自姑病後歸寧未嘗一宿家人強留之泣曰吾父母幸康可不



須我吾姑則不能一日離我也姑病於丙寅歿於庚辰中間延殘喘者十有五年皆婦之勞若此而不謂之孝乎余改容起曰信若所言是真可以爲孝矣古不云乎孝衰於妻子夫人子之孝猶或因婦而衰則爲人婦者但能無違夫子罔迷溺於不孝焉是矣安望夫旣憤憤尚能得其循行婦道祇事厥姑哉昔崔母乳姑今古欽其懿行如此婦事病廢之姑盡心竭力歷十五年如一日可不謂賢歟世嘗云古今人不相及豈定論耶嗚呼婦姑之間可議者往往而有矣取箕帚而諄語不相說而反唇士大夫家容或不免何問編氓乃若號稱知禮於其姑之老且病也朝而問焉夕而省焉其不同居者月一至焉日一至焉爲之奉

茗爲之視藥則以爲婦道在此矣他如櫛沐食息一切穢瑣之務直委之婢妾已耳至不幸而沉痾日久經閱歲時則且習而相安房帷宴笑幾不復聞堂上之疾痛呻吟也嗚呼此又不獨婦人女子也試以此婦方之能不媿死入地哉老人之語余也其亦有感於斯乎夫聞人之善而不信者薄也信而不以傳者忍也傳而不以實者誣也余旣信老人言又惜夫婦出農家而懿行不傳也爰爲之述其實以告天下之爲人婦者卽以告天下之爲人子者婦氏周歸於姚姑則袁氏老人者倪其姪明侗其名皆邑之十九里人云

重建李忠節公祠碑記

趙申喬



長沙宋潭州地也郡治西北一里許宋時有露仙觀後改爲熊湘閣乃湖南安撫司知潭州使李忠節公芾死義處卽其地立祠祀之余撫徧之二年欲拜公祠不可得雖求其頽垣敗桷荒墟廢址亦無有存者亟命有司勘之盡爲居民侵踞構宇列楹於其間春秋兩祀久不設余憮然久之曰是守土之責也以公之力捍危城闔門殉難大節卓卓猶不得保其片席血食地此李文正所以歎息於不可示天下後世也按志祠創於明成化五年長沙守錢澍所建請於朝著祀典具春秋祭李文正公爲之記弘治中左爲祠其右爲布政分司正德中陰陽官李嘉望侵其右爲已業萬歷二十年備兵使者徐學聚捐俸葺祠復其右爲

地居民之築廬鑿池者俱沒於官崇禎十六年又以寇燬至於今蓋六十餘年矣嗚呼何其宜復而久不復也有司勘旣得實而責以速退侵地頗難之余曰此公之忠魂所依也遷其地無以妥公靈於是昔之侵者盡出焉基廣四丈七尺袤十有四丈會劉忠毅公祠亦廢乃更取之民地廣一丈袤十丈而酬以直爲並建兩祠經始於康熙四十二年之四月落成於七月計其闢地之直與夫鳩工庀材之資則三百金而稍縮焉祠有門有堂有寢繚以周垣施以丹堊凡棟楹薨甍皆新脫於斤陶煥如也有司涓吉八月之二十有六日迎主入祠而尹楊顏陳四配及從事之沈忠悉置主附祀余親詣釋奠四顧徘徊愴然而感喟然



歎曰公之事史載之李文正誌之詳矣宋自南渡後一壞於檜再壞於似道戕賊忠良蘊結民怨迄於德祐而天之心爲逆天之舉天亦不得已而延此若存若亡之一綫於一旦公之智豈見不及此當公之發卒勤王也方爲湖南提刑其先以忤似道罷官家居假令稱病不出則公可以不死旣而湖以北皆歸元游騎已入湘益諸縣而公以安撫使始至潭城中卒不滿三千圍兵倉卒薄城下假令聞寇而勿行卽行矣而或棄城他守則公可以不死旣而慷慨登陴日激厲其將士死傷相藉猶飲血乘城拒守三越月大小戰數十合除夕城將陷聞尹穀且死公命酒酌之

留賓佐會飲達旦若於此時呼帳下敢死士衛其孥潰圍出則公死而公之全家可以不死而公竟死矣公且以全家死矣方其坐熊湘閣召幕下沈忠諭以欲殺全家意忠俯伏叩頭泣辭而後諾徧刃其家十九人公亦延頸受刃忠復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慟哭投地刎頸死嗚呼此何如人此何如事卽百世而下聞其事想見其人庸夫豎子猶爲之歛歔悲愴不自勝况官於斯朝夕出入於斯而又儼然士大夫之列者耶則今日之重建公祠也或亦廉頑立懦之一助耶然吾聞長沙舊志有欲削公之事者此又何說也豈疾風勁草世之人固有不樂道者耶夫功名著青史節義炳天壤原不待後人之表章以爲



輕重而余今日拜公之祠獨有不能已於懷者蓋欲留此不可磨滅之正氣與不可磨滅之往事以示天下後世亦猶文正之意云爾公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後徙家衡陽尹穀字耕叟善化人舉進士擢知衡州未之官聘爲安撫叅謀全家自焚死楊震字震仲醴陵人爲安撫使叅謀赴園池死妻妾皆殉按通鑑長沙人物志所載皆同而文正記稱楊震無寔名長沙職官表復載潭州叅軍楊震與震並書其是非不可考或由傳寫之誤耳陳億孫字一之安仁人舉進士除安撫使叅議顏應焱字正伯茶陵人舉進士爲安撫司節判皆與公同死以配享於祠故並記之

重建趙忠定公祠記

衡陽之有趙忠定公祠也以公謫赴永州道經衡州守臣錢鏊阿韓侂胄意陰中之暴卒殞於湘東開福寺旋得請歸葬而立祠焉者也兵燹之後祠旣不在基地遂侵沒於有力之家余過衡陽偕監司以下往勘僅有隙地數尺指爲祠基噫豈有儼然曰祠而基止數尺者乎因屬衡陽張令力爲清釐其受屢以居者則計值以償之地旣出乃謀建厥祠張令先捐五十緡而余亦勉佐其不逮張令復請曰公祠告竣已奉主人祠矣第今日之舉非有以紀其事竊慮無以闡忠義而示來茲敢祈以數言勒諸貞珉使先賢廟貌藉以不朽則卑邑榮幸實多也余惟國家之治亂視乎用人之邪正然正者少而邪者多正者之氣類常孤



而邪者之聲援常衆北宋之蔡京南宋之韓侂胄其奸邪一也蔡京謫道鄉於衡州侂胄竄忠定於永州其嫉正一也道鄉過長沙而守臣溫益逐客不容忠定過衡州而守臣錢鏊陰中以死其黨邪害正一也天下之正人原不多得幸得一二人以昌正言扶正氣而又不使其旦夕立於廟堂之上貶斥不遺流離相繼徒快賊臣之志不悟國是之非宋之北安得不南而南安得不亡也余旣改建道鄉祠於嶽麓而又重建忠定祠於衡陽二公蒙難一時未嘗不垂光千載則後之爲正人君子者亦可激厲其志氣而毋爲奸黨之所危懼也已惟是錢鏊之惡浮於溫益似應倣岳墳鐵鑄錢鏊跪於階下日受觀者之笞辱以稍紓義

憤并慰忠魂惜前未有行之者而今亦姑仍其舊也公諱汝愚字子直濮公憲王七世孫居浙之嘉興擢進士第一僉書寧國軍判官名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太子侍講除知潭州紹興二年召爲吏部尚書韓侂胄忌之安置永州慶元二年正月卒於衡州公旣歸葬故里苗裔未有在衡者嗣此棟宇之時葺蘋藻之必虔皆有司事也爰書此貽張令俾鐫石祠中以期弗替焉衡陽令張君廷相奉天人實有勞於茲役不可泯也

重修道鄉臺併建祠堂記

余蒞潭治事之餘卽稽舊典應秩祀者所司詳列具報內有道鄉祠而其祠之所在併祭者何官俱不可問是名存



實亡俎豆之缺久矣及覽府志載道鄉先生謫衡過長沙守臣溫益下逐客令旅店不容風雨夜渡湘江至嶽麓山僧列炬迎之後南軒張先生爲築臺晦菴朱先生刻石曰道鄉以表焉明萬歷丁巳學道鄒志隆改赫曦山下建屋祀奉今廢余爲低徊慨歎者久夫先生抗疏危言植綱常而忤權貴功名旣所不顧身家亦不遑恤何有於臺何有於祠第以先生廉頑立懦聞其風者莫不肅然敬油然而愛願得其遺跡一瞻其廟貌以附於私淑之列而因以激厲有位扶進人心何爲一堂一祠聽其廢而不復也因問其臺臺在不過苔蘚剝蝕已耳問其祠祠在不過庭垣傾圮已耳此僅僅木石畚築者猶非難事也何竟舍之爲廢址

遂以廢其祀也前哲芳徽忽焉泯沒豈朱張兩先生垂示不朽之意乎予於楚南理學忠義之祠久而漸湮者悉已修復荒墜清其基址煥其規模而先生居歆之地尚委草莽是予之責也嶽麓隸善化境乃與善邑章令謀所以興之俾先往相度章令復予曰鄒學使建屋三楹置主祀於中楹今木主已失而左爲道鄉臺碑右爲鄒學使自撰碑此卽志所謂建屋奉祀者也然地處僻屋太淺隘不足以容駿奔光裸獻似宜舉臺碑中立以崇朱張之跡而改卜建祠以隆禋祀余深然之爰於書院前左方得隙地一區構材鳩工爲祠三楹繚以周垣中爲祠門棟宇臺城一準程式其臺碑旣遷於中視椽桷之朽者更之瓦甍之損



者易之牆壞之頽缺者補而完之凡閱四旬始竣厥事臺祠相望一時並成自此春秋致祀濟濟蹒蹒可無歎於寒煙蔓草矣嗟夫先生之沒已數百年而眺其臺如見先生焉彼章惇蔡京溫益輩雖得志亂朝而至今齒其姓名牧豎猶爲唾罵則先生可無憾而後之爲惇爲京爲益輩嫉正若仇誤國流殃者不亦當瞿然悔悟以免爲山僧之所竊笑哉余固先生同里之後學也叨撫是邦幸藉茲臺茲祠紀數言以有光於茲土而更期後之人時加葺治勿忘今日之舉焉可耳至鄒學使置有祠田按碑清釐以資香火亦崇奉久遠之一助也

忠烈碑記

嗚呼此有明贈太僕卿前長沙司理忠烈蔡公江門先生之墓也公以罵賊寸磔死曷爲乎有墓公之幕卒凌國俊將從公死而先裏公骸以葬於此也公諱道憲江門其號閩之晉江人少穎悟博覽羣書兼通韜畧崇禎癸酉舉於鄉年十九洎丁丑成進士筮仕雲南司理以父艱未任服闋補長沙獻賊陷鄂岳前騎猝至湘陰戒嚴吉惠二藩走衡州撫軍以下監司僚佐皆遁去當是時公方攝太守事與守將尹先民誓死守先民陽許諾而陰與吉闔輸欵於賊八月朔圍長沙一夕公單騎臨城會賊十餘攀堞而上公悉手刃之尹先民出戰詐潰引賊逼城下賊呼曰推官吾素知公名請毋死公彎弓射之賊少退乃急出城中民



十萬餘家城陷公還暑朝服北面拜遂被執幕下卒九人皆從及見賊令公跪不屈以刀劘其膝仆地使尹先民誘降公厲聲叱曰吾卽死耳恨不磔殺汝汝尚何言奮拳擊之先民避去賊又謂九人者說公降不降爾曹亦死九人者曰吾公可降不至今矣吾輩畏死不至此矣賊怒先戮其五人以懼公公不動且笑且罵賊執刀搯公胸血濺賊首卽仆諸賊皆失色頃之復磨其頸以刃公起旋揚眉舉足笑自若罵益不絕聲賊乃斷其股裂其眉公復麾手作擊賊狀罵益厲已而兩腕皆斷舌亦鈎出齒盡毀公含血嚙賊衣猶以眼鼻爲窓率聲向賊賊怒甚復命抉眼劓鼻支解盡廼絕諸賊觀者皆爲股栗泣下此癸未八月二十

六日事也時年二十有九明年正月賊潰走事聞贈諡如今稱更立祠祀焉當公之死也幕下卒九人戮且盡凌國俊獨躍而起謂賊曰緩我須臾死俟葬吾主後殺我枕公屍大慟解衣裹其骨肉血淋漓并拾朱屨藁葬城南醴陵坡下其明年兵使者堵公循錫易衣冠改葬之今謂之理靈蓋以公官司理而易名也國俊詣賊所請殺賊欲活之俊不可遂自經也昔李忠節公全家死義有帳下卒沈忠自殺以殉今公死而俊從豈皆其後身耶余幼聞先君子稱說卽慕公之爲人及撫長沙旣拜公之祠復率僚屬將吏拜公於墓下爲言公殉難本末聞者皆歛歔感憤不自勝嗚呼公之死距今六十餘年矣而興起激發乎人者如



此此非其忠義大節誠足以風百世而無窮乎予又讀郡志中山陰宋俊爲公傳其言公被執乃尹先民誘而縛之以降賊嗟呼先民負心賣國偷生一時今亦安在而公忠魂在天孤壠長松一坏千古文山云奸雄過此仔細思量豈不信哉凌國俊字瑞甫湘鄉人塚在公墓旁

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

古之以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閭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故郡城之西有屈賈祠卽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廛余旣清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明劉忠毅公舊基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者也

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禎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遁潰卒訐於前強寇躡於後倉惶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仆曳之由殿城至端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間脇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欵誘之公瞑目不荅遂囚以行至寧鄉宗師廟或言寧多義兵將謀奪公遂被害寧人有僧竊識公骸瘞於路明末時贈太僕卿予諡焉立祠於長沙小西門內尋圯僧築舍以奉浮屠卽今之福佑庵是也予初以



舊祠既廢隙基復被居民侵占因卽忠烈祠之左立祠祀公既思公固有祠縱民攘而遷之懼公弗歆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貲構材規制宏敞復奉公主歸於昔所禋祀者以妥公靈余登拜畢瞻顧棟榱徘徊感慨因諭於衆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世皆以爲竒節實不過一中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之徒平時未嘗講求於取義成仁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趣又沉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齷齪之所爲足以迷其心神而沮其志氣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選悞忍耻偷生至於一敗塗地卽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脰爲無難一轉念而其情動而其氣

怯而其始念已不可復持卒亦至於行敗名滅爲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真而所志之不先定也當公之被執題詩永州署壁其一有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其二又曰萇弘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賊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賦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回惑而其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夫明季首鼠兩端棄城而遁者相踵也問有至今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死而被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交解寸裂死公亦以磔死英風浩氣千古如生卽今日而有瞻拜祠下歛歔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進也每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歎息不能已旣悉公之概



素重公之名今得公之遺蹟而既復其專祀又登之名宦  
從祀學宮皆不足以爲公重亦庶幾使後之聞風者咸知  
死忠死孝爲中庸之道相與敦勵氣節以無自棄於名教  
焉則猶公之有造於此邦也若以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  
惜毀骸碎骨備櫻慘酷而身沒之後不能保其片壤荒祠  
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賣國乞降棄城竊逃者之有  
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表公於不朽并告後之蒞是邦  
者福佑庵在祠右責以守祠故存之

方伯郎公祠記

康熙四十有四年冬楚南士民合詞言於有司曰前  
方伯郎公之治湖南也勤以蒞官廉以率屬順民之  
欲偕與休息以宣布

國家德意距今三十餘年而謳思弗替者如一日雖已  
俎豆長郡學宮未足爲公報也應請闔省崇祀名宦  
以光鉅典有司臚列其事以上喬適建節是邦因下  
所司覈實皆言宜如所請通檄各屬置主入祠矣而  
邦人之尸祝者則猶未慰蓋先生遺愛在人愈久而  
不能忘是宜廟食茲土世世勿絕而焄蒿悽愴如或  
見之庶有以涓虔妥靈昭示來者遂卜地於郡城之  
吉鳩工庀材不數月而告成事升主之日喬齋祓拜  
謁祠下僚屬將吏皆在列士民炷辨香搏頽階前無  
慮千百數且有歎息泣下者旣而嗣君輩以麗牲之



碑不可以闕焉無辭也屬喬為文以記喬學識夙陋無能導揚休美顧自念受先生特達知者逾二十年知先生之治行尤詳且忝任封疆凡官於斯土有功德於斯民者均宜表章懿蹟傳信惇史而况余小子之於先生也雖不斐其何辭先生諱永清奉天廣寧人初知渾源州以平賊有功擢守贛州府引例迴避改補汾州秩滿遷東昌副使轉湖廣下荆南道旋臬山左未一載晉藩湖南楚省南北分司自先生始再補河南遂開府山東不數日卒於任先生敷歷外僚所至俱有惠政可紀而其有德於楚南尤深蓋是時楚南甫脫兵火熒熒孑遺未安雜席被長民者不思

拊循而噢咻之顧誅求無藝以自封殖民是以益困先生正身率下尤勤於吏事凡閭閻之利病政治之得失侃侃持論期必達其志非苟焉已者永寶等府溪流悍急漕運歲為民累先生力言改折之便得報可湘衡以南舊食粵鹽灘險道遠商民交病先生詳請改食淮鹽至今稱利便焉其他繕城垣修學校戶口田賦條目井井皆可垂諸久遠時上官所為多不忌既惡先生異已而心害其能乃撫他事齟齬先生竟罷去先生怡然就道無幾微見詞色士民扶老携幼環泣攀轅者相望也上官為之愧詘夫以先生之宏才偉畧使得建牙列戟於湖湘間以起沉痾而甦



疾困豈不大有造於斯民歟故知先生者咸重惜之然先生去楚南多歷年所而邦人追思之至今勿敢替先生之所得不既多耶先生再起豫藩喬筮仕睢陽令幸隸屬末竊見先生闊達有遠畧而臨事果毅執義深堅卽賁育無以奪之每爭事上官前務申其議必得當乃已尤喜推賢獎善郡縣吏廉潔有行能者則薦揚之必力惟恐或後然意所不可輒加譴訶不少假以故有司惴惴奉約束維謹喬素硜拙不善仕宦獨荷蒙先生許可每進謁辭色甚溫所以期待者甚厚厥後喬以樗材謬邀行取微先生之賜不至此猶憶睢陽得代時拜辭先生訓誨殷勤獎藉備至

方期長侍門墻奉典型乃不逾年而先生遂乘箕尾山頽木壞負痛良深又自慚駑下弗克稍效尺寸以報所知惟是承乏兩浙及移撫楚南皆得與諸嗣君共事日以大義相切劘而諸嗣君遭際

盛朝致身通顯其樹立殆未可量於以世濟其美而光大前猷則先生真可以不朽矣今者瞻廟貌之聿新恍音容之如在不才喬得附蕪詞以昭來茲豈非余小子之厚幸哉先生性警敏通知世務之變自州刺史以至監司所治皆繁劇微發期會不嚴而辦爲臬長平反大獄全活者甚衆已具載志傳故不備書蔡周二忠祠祭田碑記



自來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至於捐軀如履視死如歸其浩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天地爭光日月而垂之無窮固不在乎廟貌之存亡血食之有無也然而國家風勵之典與其邦人哀慕之篤報享之誠則不可以廢江門蔡公之死且絕猶楚楚作恨聲賊詰何恨曰恨不殺尹先民獨濫殺吾百姓耳賊皆爲流涕事聞贈太僕卿諡忠烈建祠置田奉祀焉嗚呼人臣遇難而能死忠者鮮矣如公之死更有幾人哉先是壬午秋公預分校時先君子以公安令偕入闈一見如平生以道義相期許及入覲聞公赴義先君子南向長號曰江門死矣爲哀詞以弔之先君子嘗

言公之忠孝出於天性舍生取義其素所立志已然余心識之未嘗不感憤太息想見其爲人大丈夫不幸而死危難之秋蹈白刃赴湯鑊乃其常事然慷慨引決須臾畢命父母妻子都不暇念若公之殺身如此之慘而一息尚存不忘百姓豈非其忠主之志纏綿固結於中而不可解乎後闖逆殘賊陷瀏陽太守周公二南督兵往鏖戰歿於陣贈官亦如公並祀於公祠今謂之二忠祠是也祠有田千畝堵公亂錫籍諸從逆家以爲忠祠田滄桑以來奸僧武劣相繼侵踞公之鄉人善善化令倪康年查復基宇清出祠田二頃二十四畝有奇視經始舊規僅什之二三耳



余奉

命巡撫楚南駐節長沙仰體

聖天子風世勵俗之意凡忠孝節義載在祀典而祠宇毀廢者皆爲按冊清釐於是士民之好義者懼公祠田之終遭侵沒也請以一言垂諸後余乃下所司議之按其興廢之由較其現存之田址皆言宜如所請且言同時死賊者有孝廉馮一第歲貢吳愉湘陰令楊開寧鄉尹邱存忠長沙府照磨莫可及長沙邑丞吳士義又公幕卒凌國俊陳世科皆宜祀公祠凌國俊殉公爲尤烈今考諸志乘採之外史遺聞與所司議皆合爰悉從其請而臚其說於石表墓傍見義之不可

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公之德者也雖然予惡能文亦本先君子之所言而聊述其生平景仰之私焉耳至於祠田在華嚴塘洪山廟長塘三處糧在善化之四都三甲十柱冊尾每歲額租二百二十石向入僧戶殊不經特令改正二忠祠戶名後之守土者時加釐察俛烝嘗有賴未必無補於名教云

藍山縣夔廟記

藍山縣令鄭夢坤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非必抱其器和其聲調其律呂而後服教畏神於幽巖絕谷之下也藍城之西五峯列焉其形盤而亘其勢峻而窮遠挹近視其色葱而鬱耳聽之而成聲若噲吟若欵坎鏗鎗依稀九韶餘韻至



今猶有存者峯下有祠曰夔廟通志載舜南巡狩后夔從焉道經是地後之人爰立廟祀之及詢邑人僉曰是廟之祀吾藍旱禱則雨雨祈則晴有溪清霽入縣治歷泮宮滌泃洋溢出於城東引漑以爲生民利是夔神遍天下而藍邑人士得其容光以爲夔神盡在吾藍也雖然嚮其利者爲有德則易就藍以言夔當夫七旬于羽其佐帝以格有苗者寬簡直温之茲藍之先民倘亦被其風聲喁喁向化食其利服其教畏其神如是者數千百年故藍士不傷於靡而藍民猶近於古泃太和之翔洽一夔足矣迄於今蕭韶不復作而夔峯之麓流水洋洋宛如笙匏絲竹迭奏於縣治泮宮之前成文從律曷常不感乎性情通乎政治於

以宣其湮鬱而平其傲僻允矣樂之入人者深而感人者至也記曰樂由陽來南方固生育之鄉也宜三藍之士民肅肅乎叩夔廟之英靈使雲漢無憂屢豐有慶鼓歌陶適幾相忘其所以然者其真夔樂之苗裔耶何綏和若斯之神且永也彼夫石鼓有山玉磬在巖古樹穿鐘或以夔名或不盡以夔名尚歌詠流連而不忍已矧夔山在望儼乎擊石拊石之遺何爲瞻依其下者徒泯闕而不之道且不之法竟等諸聲銷響息也哉遂不辭缶鳴而爲之記

藍山縣龍廟記

尚書古納言職也喉舌應上台之象秩躋文昌曳履而踐星辰爲能博採廣谷大川之風謠恐䟽迹不同化幽遠有



不得所者而宣德達情志氣所感其量百世考藍山分野屬軫六度與斗魁六宿差遠所藉亢星明則大臣納忠雖勢居極南情志弗克上通帝座時切天高地迥之憂而總章有訪咸得進達宸聰答陽以相見蓋納言若斯之重也粵惟帝舜之命龍論以讒說殄行之聖與夫夙夜出納之方夫當日敢於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大概皆三苗等凶族也跼洞庭山川之險徇偏黨阻聲教章服不加勸斧鉞不能威自非達情通志入告於內宣猷於外者不爲功故帝特以此命龍龍亦受帝命而不辭弘敷隱揚之旨而用其中區處苗頑不勞而化以弼成協帝之治是納言遍九服而功在有以格苗猶典樂行八風而功在有以教胄也

然龍所納之言不多見之尚書而祇見之帝命龍所存之祀不多見之甸侯服而反見於荒服之藍山爲其過化存神乎則衡岳以南皆隨巡地也豈惟在藍不止於藍而藍立龍廟於龍川則有說藍山控制三湘接壤兩粵諸徭實徧處此三苗之裔猶存三危之遷未盡其俗好辭巧說少信是豈風動之世所以又嘉師者非昭德塞違威神於荒遐蒼莽之區又安能使讒說不張殄行屏絕戰戰乎凜聖人之教於見形聞聲之表也哉是則龍廟之儼翼所以震疊遠裔之氣戢譎張而戒嚚傲兵刑不用而使之自爲正之具也爰並夔廟而爲之記

臨武縣黃門巖記

李晉興



黃門巖有栢子書屋四面環以崇山聳拔峻峭隱然如城郭焉中繞一溪如帶澌澌有聲其源自華陰山澗洄曲折夾兩山以奔赴其窮則爲兩峯耦峙於書屋之前昂首斜趾蹲踞若相揖狀又若門戶然從所耦窺其外則邑城居民烟樹闌珊入目并韓張一亭亦窿然在望蓋彭城之山獨缺其西而山人補之以亭吾書屋之所缺在東而獨無事於補者此不僅藉韓張之亭適當吾缺已也邑居烟樹入目之外有峯焉灣如眉黛青葱秀敞不遠不近若卽若離有時閉吾柴關可置爲外翰有時開吾柴關又可納爲內屏溯溪流而上則漸遠漸幽達於徭崗入於華陰極於無人之境不雲而雲不雨而雨其中鳥獸若鹿兔猿猩野

牛馬猪之類無異家豢卽禹鼎所鑄山經所載竒詭幻怪未經人見者時有魑魅魍魎白日出與人侶人且狎焉而不之怪蓋非復人間世矣順溪流而下穿對峙之山多巉石以激之怒湍號叫聲聞里許然後得平流達於邑城從武溪之上流紀之則多駭目驚心從武溪之下流紀之又多習聞熟見而吾於百千頃域內之山之水方日費想像日費敲推尙不能形容又何暇及於其餘黃門巖書屋闢於頃田中先王父瓊芳公獨力經營寒暑凡三易乃成計齋舍三十六每舍窻一几一榻一多購圖籍於中恣學士涉獵未數年明末燹於兵戈今之創者非舊制也院內古栢二株大合二抱夭矯離竒黛色參天翠陰盈畝雖盛暑



當空而涼風颯至一披襟輒思卧令人不作時代想左隔  
溪爲石壁千仞峭立不毛而赤遙望丹朱滿鋪若朝日射  
彩下有澄潭繁紋如繡昌黎綠淨不可唾句殆堪投贈石  
磯可垂綸澄流可操楫清風明月與客對酌於白露葭蒼  
祇愧乏蘇長公兩賦右山翠積欲雨有白石層疊橫亘數  
丈與赤石對照赤豎而白橫赤若朱而白如素或擬銀榜  
高懸俾赤壁不孤亦頗合沿溪行過石峽有泉瀉於石罅  
嫋嫋然下有石鉢承之滿而注外其鉢之高下等人身故  
行道若熟者可立飲以解泉之上有谷多菊花開於三秋  
凌霜燦爛則是泉之靈可知爲延年甘液也靈泉路遶巉  
崖崖覆於上蒼藤古木盤曲空際外臨溪崖際瀑布不時

灑落立者滿身濡濕陰晴倏忽一變過此則爲拱立兩峯  
遶路之上爲虞峯峯頂有廟祀帝舜舜廟尊居千仞而峯  
於余書屋則峙側矣遶溪之上爲牛岡殆就形名之而余  
則謂如虎如獅其形魁龐而蹲踞其張口若吞若噬其領  
下怪石嶙峋倒垂石壁若繫鈴鐸纓絡者然崖產白石擊  
之縱橫解卽方解石也武溪自華陰山奔赴至此受束縛  
又多巉石激之怒湍盤旋難下從此登峯造極則披薰風  
戴卿雲雖山徑蒙茸險峻然望帝居咫尺萬象森羅欣然  
賈勇左則城郭市村烟火迷離在望右盼高嶺嵯峨山澗  
迴向千盤萬曲村居雜出若遠若近前招華陰爽氣三峯  
聳於雲漢後覽東山而龍洞烟雲如結桂嶺光藻奪目廟



前一石盈數丈斜倚欲墜上有巨靈掌痕相傳帝南巡駐此奏韶樂山神震動石將圯有巨人以掌承之得不墜至今掌迹宛然下爲資福古刹舜峯有石纍纍如雪霜可照樹木人物或卽雪霜凝結耳帝服冕旒藻裳恭已南面之化如生廟側有古寨雉墉門闔井然或曰此古昔居民避亂所築以山之四面峻絕易守難攻而余謂是當年南巡駐師遺址亦想當然耳由此返行一帶平岡俯視書屋如入幽洞中從險處可言旋倘乘輿而前跨巖空仙履之上風雲變幻飛鳥迴翔如置身弱水三山飄渺無際崩崖之盡偃僂以下有小澗流橫出與武水會曰塘頭冲冲蓋山曰飛仙塆衆口指稱意卽穿鐵履者之冲舉處乎悵憶久

之爲褰裳涉溪石山陡峻峭立開石掛若左右手後有巖若張口武水環抱亦如環抱書屋者之如帶焉冲內澗水覲面入懷縱觀左山臨溪上峭壁側立千仞蒼翠滿鋪敞若屏障高不可攀者則鐵履雙置小石穴中儼鐵鍊織成歲久銹黃但不知飛仙委蛻於何王之代殆可望不可卽焉其山半開門戶者四五下有石磴攀援以登至堪容足之處由左躍過入內做地劈大罅日光朗照可盤坐暢飲石壁上小座昔有小布袋金身飛棲於此其右不能飛越亦曾見有徒足冒險攀過者入一門稍遠又出立一門復返中之所有惟入者頗畧已又兩戶平開亦可入此出彼高數十丈未易攀躋其做開平地者若廳廳後有室室後



有樓并石塔可登廳內有神某年春漲神泛洪濤中遂棲止巖內居民奉祀屆今遐邇有禱輒驗醉賽者輿以往返神亦鍾山川之靈以顯佑助也耶山壁怪石嵯峨奇花異草丹堊錯雜皆不可名言令米顛見之不止拜石而已爰渡板橋不于以歸聽書屋絃誦聲若發金石無非樂境吁山川之靈異自天地開闢而已然罕有識者猶士之懷瑾握瑜未遇知己徒抱璞以泣耳臨武志載四山環抱一水滌洞丹壁幽巖奇峯掩映上有仙遺鐵履存焉邑士李國楨即先王父嘗構書舍於中因名黃門巖衡州府志載黃門巖在舜峯之麓石壁削拔五色掩映中多幽巖邃洞有似層樓者有似寶蓋者有若堂與者莫窮其狀石液懸流以飲行人仙遺鐵履於峭壁之上可望而不可即而名亦彰亦猶士之遇合攀龍附鳳朝泥塗而暮廊廟聲施爛然名之成也豈偶然哉

稼圃初學記

臨武山多田少地瘠民貧余自幼惟知讀書承祖父分業并自置田僅三石零附郭可督耕之田僅石有奇餘發佃耕收一半庚寅旱收穀缺額辛卯夏又旱心為驚懼不得已載酷自往探田水鬚髮枯燥面目黧黑迨老農於田塋間既為余惋惜禾稼之黃問余家幾口耕幾畝撫膺歎曰先生長復如是其能免困踣哉因授予以力田之法曰耕田就大段論清明前三日浸穀種每田一畝需淨穀三升



是先年選收者桂東粘爲上穀淨米白大油粘次之米香滑線長但惹白遲數日收種數畝可免收成急遽他如無名粘需肥非糞多難耕近有旱種禾米之香滑一類晚種與桂東粘齊收宜耕一二畝倉內雜十分之一米俱香晚種俗呼大禾近臨少耕若要接荒則南京早藍山禾百日粘俱早收此是田之缺水者不得已耕之要肥犁耜早猶少收也蓋日不足以力勝之糯則大糯爲上遲則作酒多醇又不惹酸作糲亦潔白冷水糯次之三百顆又次之又

有有鬚糯無鬚糯此穀之種類也凡穀種要浸三日又取上三日始播於秧田秧田先要肥透人糞爲上割青次之有肥魚塘作秧則不須肥糞而秧更好又有用桐枯肥者

諺云潤肥秧田窄肥園然必糞多而後可擴擴則播種疎秧必大管謂之扇骨秧蒔下田長亦扶疎窄則播種擠長必小管謂之絲毛秧蒔下田長亦緊促播種後早則退水浪殃夜則上水灌秧不記上水浪硬泥則秧難長難分如此經七八晝夜看秧已青出則不必退水晝夜如秧之高低酌量上水要露出青苗受陽氣長快者二十餘日慢者一月即可分耳亦尚有不能如法者遇春寒甚雨則穀芽不可退水在水中猶耐守幾日浸穀種之前要早事犁耖臨分秧時逼迫爲之則泥不爛所以有力者於先年收成後卽犁一輪謂之冬田有水者水冬無水者乾冬有力者全冬寡力者半冬諺云冬田當層淤蓋冬則草根枯也已



冬之田春犁不費力未冬之田春耕好犍牛一日可犁二三畝犁要仔細泥深者深犁淺者淺犁犁畢鋤塍角耖田每日可耖四畝要去高補低耖得平已耖復回耖使爛耖畢便剗塍再耖日可耖六畝耖畢剗塍面草厚扶泥作塍面光滑一以點荳一以穩田水他日不滋漏耐旱也耖後下淤灰謂之落腳淤灰此亦加倍肥田法使秧蔕下即受用不及下淤下灰亦可更宜兩件並下免他日人要過水方下淤灰不得停蓄也淤不爲量自先年四五月積淤勤墊牛欄牛欄宜低陷則潤濕易爛又要早起勤拾豕糞淤屋要寬廠高燥寬廠則便翻淤過風易乾高燥則不浸水走肥淤乾肥濃且易挑一可當二也每畝淤多則十石以

下至四五石亦可灰要先冬燒出貯好不要漏濕濕則如無灰矣春間燒灰多是石愷之每畝得壞灰一百斤已足多則咬痴泥次年滅穀落腳淤灰要在分秧之先一二日方妙下久又無大益也耖田後臨分秧加一橫耖即可分秧蔕矣如黃泥田深者加一耖復加木耖一長分秧蔕法扇骨秧少蔕兩管稍疎此絲毛秧多蔕兩管稍密此又肥田疎此瘠田密此不參差均亭成行行列可喜蔕下三日水視秧之高矮爲深淺要露一半謂之長秧有死者有浮者以田內蔕剩之秧婆補之謂之補蔕牛路田夾牛路要堅密五日後落萎葉長新葉謂之翻玉蔕下二十日或一月即可蔕矣每人一日可蔕畝半爛者可蔕兩畝蔕之力



要  
去  
草  
鬆  
苗  
根  
爛  
泥  
薈  
得  
到  
長  
得  
快  
也  
且  
要  
於  
此  
時  
隨  
便  
揀  
去  
田  
中  
之  
稗  
稗  
種  
易  
蕃  
上  
農  
夫  
留  
種  
時  
揀  
稗  
分  
秧  
時  
揀  
薈  
時  
又  
揀  
方  
可  
淨  
薈  
畢  
割  
淨  
塍  
面  
未  
下  
淤  
灰  
者  
及  
此  
時  
下  
淤  
宜  
水  
淺  
深  
則  
攪  
淡  
灰  
則  
深  
亦  
可  
俱  
要  
晴  
日  
如  
過  
水  
田  
則  
宜  
下  
淤  
後  
方  
薈  
薈  
畢  
下  
灰  
咬  
兩  
日  
過  
水  
則  
不  
走  
肥  
矣  
自  
薈  
下  
秧  
或  
宜  
水  
深  
水  
淺  
而  
總  
不  
宜  
缺  
水  
或  
水  
或  
乾  
浪  
出  
浪  
入  
草  
亦  
長  
泥  
亦  
硬  
不  
走  
禾  
根  
枉  
費  
前  
功  
矣  
凡  
犁  
與  
耙  
下  
淤  
灰  
薈  
一  
回  
兩  
回  
俱  
要  
及  
時  
且  
一  
件  
要  
趕  
做  
完  
不  
及  
僱  
人  
幫  
則  
有  
益  
不  
可  
展  
延  
過  
時  
可  
放  
魚  
之  
田  
量  
放  
魚  
自  
此  
後  
無  
餘  
事  
但  
要  
檢  
點  
不  
缺  
水  
少  
水  
者  
多  
貯  
以  
禦  
旱  
坐  
待  
收  
成  
秧  
好  
苗  
好  
犁  
耙  
好  
淤  
灰  
及  
時  
苗  
受  
用  
薈  
得  
法  
泥  
爛  
無  
草  
無  
稗  
兜  
兜

是  
禾  
則  
禾  
長  
大  
疎  
散  
青  
蔥  
見  
禾  
不  
見  
水  
生  
意  
不  
緊  
促  
則  
每  
兜  
多  
抽  
七  
八  
穗  
每  
穗  
多  
結  
十  
餘  
粒  
而  
粒  
又  
大  
顆  
顆  
皆  
實  
無  
秕  
所  
以  
每  
畝  
比  
人  
多  
收  
已  
收  
成  
不  
止  
收  
穀  
且  
要  
收  
稿  
人  
食  
穀  
牛  
食  
稿  
糞  
亦  
出  
此  
冬  
日  
無  
稿  
又  
無  
草  
牛  
缺  
食  
於  
心  
安  
乎  
稿  
要  
收  
得  
乾  
潔  
愈  
多  
愈  
好  
有  
餘  
春  
間  
農  
忙  
不  
及  
採  
薪  
亦  
可  
代  
收  
成  
選  
收  
各  
項  
穀  
種  
擇  
大  
粒  
有  
寶  
色  
者  
或  
曰  
穀  
種  
收  
時  
曝  
烈  
陽  
七  
日  
則  
播  
種  
時  
耐  
得  
凍  
未  
知  
驗  
否  
至  
於  
耕  
田  
之  
暇  
兼  
及  
回  
墜  
墜  
面  
點  
黃  
黑  
豆  
塍  
上  
綿  
花  
黃  
瓜  
軟  
豆  
之  
類  
各  
有  
所  
宜  
而  
軟  
豆  
易  
軟  
豆  
未  
長  
種  
夏  
菜  
收  
了  
夏  
菜  
軟  
豆  
長  
於  
薈  
過  
插  
豆  
竹  
牽  
豆  
索  
不  
時  
澆  
水  
不  
時  
檢  
藤  
蔓  
使  
達  
上  
則  
軟  
豆  
多  
收  
此  
塍  
基  
收  
成  
也  
春  
蔬  
有  
萵  
苣  
莧  
菜  
蛾  
眉  
豆  
蒲  
達  
絲



瓜之類諺云三批絲瓜當園菜至東瓜南瓜春種秋收便  
貯藏秋冬園蔬青白芥菜為上宜多栽收之不盡諺云八  
月栽菜有干皮葱蒜韭冬莧荳蓬菠蓀之類不可缺諺云  
園是小禾倉豈可輕視蓋鮮食醃食乾久食無不利益余  
言止此先生倣而行之不避晴雨自督率勤而且儉可致  
豐豫余聆其言倘恍若失夫恒產王政所重素餐伐檀所  
譏天子躬推親稼穡余何人而為不勤不分乎或曰稼圃  
之學聖人譏為小人嗟乎學大人之學而僅拾其糟粕致  
投閒置散等於無用敢辭小人之譏乎且陶靖節先生勸  
農有詩不可不卒讀焉也

王陽明先生書院記

黃秀

文成公書院在黔地者二其一龍岡乃先生謫龍場時苗  
人築以居公者有何陋軒君子居玩易窩數處予聞之予  
未之見也一在貴陽城東明席公文同督黔學時以邊方  
士鮮知學因建書院延先生為師擇黔士俊秀者從之遊  
而士因趨正學以識正道至今尸祝勿亡其有功來許者  
匪淺矣逮兵燹屢經祠已久廢邇來當事諸公復重建於  
舊址其形勢高阜四山環列廊廡軒爽規模弘整居之可  
豁耳目拓心胸洵讀書講學地也予致仕歸里久不出山  
矣因黔省禮聘纂修通志偶寓於此流覽暇時不禁於先  
生之講學立教竊有感焉古聖賢有四科五教以訓天下  
莫不各因材質所近啓其途以從入不必矯為異母容強



共同也即如聖門同一貫曾氏積以力行端木得自多  
識似乎不相謀也然知行初無二理體用本屬一源殊塗  
同歸顧學者得力何如耳非若後世人自為師家自為學  
分門角立是已非人紛紛滋朱陸異同之說以惑世也如  
謂學術必分異同將謂曾子似頓悟子貢類聞見同事一  
聖人所學固如是徑庭耶吾知其必不然矣先生講學嘗  
拈致良知為宗旨夫良知言自孟子致知本諸大學非創  
說也人皆具良知不學以致之則拘於氣蔽於習而本體  
之靈明已錮致良知者因吾性中本然之知從事學問思  
辨擴而充之以造其極則盡心知性躬修實踐蘊之為德  
行著之為事功發之為文章昏不外乎此此其立言本旨

原不背於孔孟亦非大遠於程朱也胡以後人不達先生  
之意不知先生之學之行且未履其境遇建其功業乃妄  
生非議謂其學涉於禪功雜於霸竟以陽儒陰釋譏之抑  
獨何歟且夫禪家者流固以明心見性為事也然絕去人  
倫澌滅天性人或且謂禪家有體無用予獨謂體用原不  
相離世未有離體為用亦未有舍用為體者禪固無所為  
用也詎知其本體已大非矣先生學既有體仍復有用原  
非空談性命流於虛寂者比而可譏以陽儒陰釋乎吾夫  
子嘗小管仲之器然亦大管仲之功矣在管子功雖雜霸  
夫子猶許其一匡九合大有濟於當時並未嘗以弗純乎  
仁而遽斥之也若先生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而妄薄為霸



術可謂知人論世者乎故余平日持論嘗言學行如先生  
 功烈文章如先生誠無媿立功立言三不朽之儒而猶不  
 免於譏議則人世間又安能得百全之行以彌終後人之  
 口實也哉且先生既從祀廟庭今猶專祠以奉春秋致享  
 焉益知公論常在人心故奕世皆敬慕勿替彼世所譏議  
 猶之吠日而喘月者多見其不知量也抑庸何傷予因寓  
 先生書院故不憚媿媿言之亦將以明正學昭聖道也豈  
 特為黔中人士言哉用為天下後世之隨聲附和而妄議  
 儒先者敬告焉雍正壬子歲嘉平月楚岳陽黃秀道山氏  
 記時年七十有五

重建合江亭記

湖南觀風  
整俗使

李徽

蒸湘之會石鼓峙焉先儒朱子所稱一郡佳處也書院而  
 前惟武侯之祠書院迤後則合江之亭記書院考亭朱  
 子記武侯祠者南軒張子題合江亭者呂黎韓子而碑刻  
 韓詩合江亭下者亦南軒先生手書也雍正己酉亭就圯  
 而碑得全或有神物相之矣衡守陳君修己治人之暇興  
 起廢陞復首建是亭而請余記匪為衡人後厥觀欲為衡  
 人正厥德也朱子書院之記曰諸生之所以學而并今之  
 人所謂學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  
 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  
 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  
 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克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



如是而已矣後之學者信能於朱子所述未發將發善與未善之間而得其所以為善之實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曰仁者人也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即以父母之順為高遠窮理盡性窮此中之理精義入神精此中之義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所體者此撰所通者即此德也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皆當於是乎遇之故曰生生之謂易是所以為善之實而已發未發一以貫之者也吾願與衡湘人士共喻之且願與古今人士共質之也遂拜手而為之記

重建文昌塔碑記

陳大受

那陽人

吾邑居楚南上游山川清淑風俗敦龐聞於天下在勝國中葉人才輩出名卿接武當時造士講學之區則有文昌書院考之邑乘書院創建於萬歷初邑進士銅仁太守來溪鄧公地距城約二里許湘水自西東注祁水北來匯之復折而南石岍峻嶒屹然成阜書院峙其上實據一邑之勝又以形家者言此地為邑下游關鎖建塔鎮之以砥柱江流培毓秀氣於闔邑文運有碑蓋前輩之勇於為義以嘉惠粉榆也厥後天啟時有邑人廕監生陳朝龔誤信形家邪說倡眾毀塔而書院亦廢由是邑中人才銷歇者垂六十



年至

國朝康熙初邑令曲安王公頤始復立書院置田畝以資膏火卽故塔址建文昌閣頗稱雄麗自是邑中文士有復振之勢然較昔盛時則不啻霄壤論者皆歸咎於塔毀之故曩余爲諸生時卽有志修復而力未之逮也乾隆甲子余巡撫皖城捐俸千五百金屬同里原任安平令王君錚原任寶坻令伍君澤榮孝廉陳君世俊任其事相與籌度而經營之請於邑令覺羅卓公鳩工興事經始於乾隆丙寅歲二月越戊辰歲十二月告成爲七級高一百一十尺有奇初基周寬十有六丈每級門八玲瓏虛廠階徑層折遊者登

降出入迥異常觀凡石工砌工之以日計者五萬有奇土木之工四之計費九千餘金工竣諸君走書告余曰願有記余聞之躍然喜恨不得從諸君子後登而覽之以爲快也夫浮圖昉於釋氏地理出於術家而吾儒幼學壯行亦豈必沾沾以科第爲榮然文運之盛衰卽爲人材之興廢不有以培植而長養之其何以鍾天地之靈蔚爲人文之瑞耶自今以往吾邑人士之有志於學者層累日積繼長增高思上達之必由下學戒九仞之或虧一篑則是塔旣成文運之昌人材之盛可以茲後卜之矣余旣樂觀厥成又嘉諸君之勞不可泯也輒操管而爲之記至修復書院



始末則詳於邑令李公所作碑

湘源記

王文清寧鄉人

瀟湘蒸湘沅湘三者皆緯流而經之者湘水也湘源出陽朔山至永州瀟水入焉曰瀟湘至衡州蒸水來會曰蒸湘卒與沅水合於沅江曰沅湘此三湘所由名也顧考之者往往於三湘則詳而湘之源則畧焉陽朔山或以爲屬零陵或以爲屬興安說已不一甲戌秋予至粵西探湘水所自出呼土人爲前導草笠芒屨蹣跚而行始得探其源而記焉湘水發源於海陽山海陽山者卽志所謂陽朔山也屬今桂林郡靈川縣向以爲在零陵或興安者皆誤山高可七八十丈廣五六十丈山下有洞門廣約二丈餘洞內

透迤甚昏黑因持火炬入可容十餘人並行屢丁作金石響風凜冽如在重泉冰窖中偶一警欬輒轟然有山鳴谷應之致行二十餘丈遇一潭潭廣可三十餘步深不可測照以火炬盎然發清碧光以小石投之良久鏗鎔有聲火光閃爍明滅無定亦未知其中有魚龍異物否潭周圍無徑路可緣不可以渡土人告予曰此卽湘灘二江之源也徘徊久之氣寒不可復留遂出洞口有清淺小水吐入一石澗中澗廣纔尺許土人指之曰此澗涓滴細流四時不絕乃湘灘二水之咽喉也沿澗行半里許有宋時海陽山神惠濟侯廟址又里許見小澗一線窅深漸下漸澗至興安縣之江東村太平堡諸處其水遂或一大江蓋小澗日



夜所注渟蓄既盛而又別有兩大水自東西來助之也東則一水逆來起於興安之東鄉白水洞洞下有深塘名杉木江逆過車田村穿龍虎巖豆跗巖再上南折至江東村約百餘里入大江西則一水順流自靈川興安交界之長岡嶺順過豪豬田村至太平堡約二十里入大江蓋大江爲主而東西二水爲之附庸至此合流以成其盛灣旋至漢潭潭深且廣水停積若不流計程去海陽洞口已九十里矣潭下半里許江水洪流中橫一洲名鐮背背長數里廣不過二十步高止數尺逆大江而踞其中央江水至此輒分左右二江夫沿江上下二千里兩岸多危崖絕壁獨此背沙土碎礫無巨石陡岸乃獨當全江奔騰之衝而力

捍之俾分爲二土人云此背低且薄往往春夏暴漲亦不能汨沒之水退如故終古完固不見其有潰決崩塌之形亦一奇也江上有伏波廟意者伏波之靈爽實爲之呵護乎背北有大天平壩一座南有小天平壩一座此二壩卽楚粵二水分界承流之處南流者爲灘水北流者爲湘水此湘水所由出而從此出零陵達衡陽過長沙經沅朗三湘於是乎爭滙矣瀟水出九疑山三分石經零陵縣西北入於湘蒸水漢志作承水出邵陵界邪薑山至重安縣又合界塘水再逕重安之南又受零陵之武水至湘東臨蒸縣今爲衡陽縣之北注於湘謂之蒸口志稱水氣如蒸是也沅水出益州牂牁郡經辰谿合麻陽諸溪洞水若漸辰



叙酉諸水俱附此過武陵東注龍陽至沅江與湘水合此又三湘之所由稱也此數水者一經而三緯皆出深巖幽邃中行二千餘里以合於江而達於海其淵源有本其流行有漸其支派有條其分合有序皆予所目擊者夫三湘既合之後固極浩蕩之勢矣究其濫觴不過一三十步之潭潭外澗不過尺餘細流而涓涓綿綿遂至於此天下事由淺而深積小成大下而善受受而不窮者固如斯乎

雩泉記

彭維新

茶陵州人

茶鄉之南巖壑邃蔚中有小山石質蒼堅形若偃螺茶江水所自出也地舊名大田無源泉待澤於天浹旬不雨土輟龜坼後唐明宗長興初耒陽有蕭叟者平日嗜義陰行

善秋七月輪督里賦夜宿山間民舍榻近鵝棚聞有聲悽切出棚中似作離別語蕭怪之起而伺俄主人果至欲執鵝付庖以歛蕭蕭力止之曰幸巧生者黎明攜鵝去中道雨大至山水洿漲溪澗澗深滅行徑屢徙立高處水隨逼趾正驚遽靡措鵝忽鼓翼迫就負蕭翔天半晴光晃耀猗颺轟厖震耳蕭惴惴憑之覺身乍輕經過多境盤旋落大田日方卓午已距耒澗四百餘里矣蕭鬚髮盡落宛一行脚僧也遂通鵝語渴甚求水村媪媪飲之告以遠汲渾濁恐不潔夫他往無從得新泉鵝頻顧蕭而鳴蕭語媪曰得泉易易耳索椀大小七倍鵝至石壁視鵝喙參差著處輒覆椀椀卽入石寸許返誠媪曰母發椀七日後水當大至



此鄉長爲沃壤矣言已仍乘鵝高翥小憩善和山旋飛至永新慶雲庵說戒坐化鵝亦悲鳴化去方蕭之去大田也甫四日媪夫自他歸媪具告其事夫曰誕也遽至覆碗所發其二已有飛涓濺袂駭而止閱三日地中如萬牛競鳴中宵大雷電石泐山摧聲震數十里及曙遠近鄉民集觀石壁成七竇巨者如車輪清泉迸湧其先發二椀處竇微小亦瀾瀾流不息環巖歎雪碾雷激爲濤滙爲潭流爲溪澗出谷岐行縈山繚縈帶村落數千家溉田數萬畝迤西北合流入於湘自是雖大旱鄉田沾此泉者無凶歲宋孝宗時澗東江西久旱徧祈大川名源不應聞此山靈異詔有司繪圖驛進禱禁中雨應時予以其有功德於民勅建祠泉旁遣官報祀錫以詩紀其靈跡鐫石尚存此泉緣是稱雩而山亦並稱雩山鄉人世食其德至今恪祀之

石窩潭記

雩水出溪口分二道西北流綿絡村塢至茶江復合歷連環陂石牛瀨演澆而至石窩潭山骨峻嶒無寸土碧巖夾峙水爲危石所扼懸飛數十丈注潭翻雪轟霆潭壁老樹倒垂高枝颯颯搖風盛暑亦寒氣逼人至此地者鮮不目駭耳震毛髮森豎潭極深浮物墜葉隨瀑流迅下者歛不見踰數時方從潭心涌出迤西兩岸庠衍石平如砥廣袤近里許上則驚濤春激坎窪成形似餅似匱似黼似斗似簋簋盤盂之類約數十參錯相間長短方員維肖深者尋



丈淺者數尺中涵清泉彩石翠甲錦鱗土人神之戒勿取  
異卉壽藤穿絡石罅者絢爛蔥蒨亦多不知名又西地稍  
平清流澄澈野航可通矣此地景物幽竒自來地志闕載  
故題咏者尠嗟乎宇內輿境靈區遊展所不到反不若介  
邱細流之擅名者衆矣獨斯潭也與哉

題名碑記

湖南布政使

許松佶

閩縣人

藩司古岳牧之官也明制左右布政叅政叅議我

朝康熙三年專設布政使一員統轄大湖以南八府四  
州及邊疆苗服添永順一郡任綦重哉歲戊寅余奉  
命旬宣是邦夙夜水兢勉供厥職覩帑藏重地向居堂西  
地卑且狹梁朽柱圯謀更而新之移建東南隅高其

垣宇加鞏固焉復於思補堂西築小舫顏曰浮湘所  
謂緩輯而整理者尚未遑也因念百餘年來備斯官  
者凡三十人或久於其任遺愛在人或升遷不常未  
竟所施公廨不可不碑以傳也遂爲勒諸石而題其  
名俾繼斯任者得有所稽考而觀感焉







